

失蹤飛行員之謎(下)

· 沈運曾譯 ·

第一次大戰中曾協助尋獲「全營失蹤」官兵的葛利翰，卻在郵運夜航中失蹤



葛妻回憶說：「他離家的前一天，兩耳還留有因無線電聯絡被耳機壓印的痕跡。」

真希望這能提早些時候就好了。到了一九三二年，開路先鋒的「西方公司」，首先聘請第一位氣象員，專門為飛行員起飛前進行氣象簡報。要是葛利翰被告知在那要命的一夜不可起飛該多好。

葛利翰在加南州阿罕布拉(Alhambra)機場和妻子愛莉絲及八歲的雙胞胎姊妹夢蒂、蜜羅黛(Montie Melodie)揮手道別，時為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日下午七時。他身穿愛莉絲連夜為他加縫一層厚絨毛的運動衫，因他曾覺夜航時高處不勝寒。愛莉絲剛學會駕車，這趟從機場送孩子們回家，是她首次車中無其他成年人的處女航。他一再吻別說：「願你順利回家，親愛的，放輕鬆些，OK。」

他的同事傑姆士剛從鹽湖城飛回來，警告他路上天氣壞透了。他認為老葛想要飛到一百哩以外的維克多維爾(Victoria)都辦不到。根據另一飛行員納斯(Jack Laas)後來的記載，葛利翰不管維克多維爾和拉斯維加斯(Las Vegas)之間下著大雪，仍繼續飛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雲洞時，幸得拉斯維加斯地面人員，把地面雪亮的信號燈打開，直照上空，才把他引導下來。

已經在拉斯維加斯跑道上的另兩名飛行員，當時便決定在這麼壞的天氣下不再繼續往西飛。但葛利翰決定要飛到鹽湖城，他叫助手快把他飛機的油加滿，至少他想要飛到上面去瞧一瞧。他的決定，是因為以下的理由：一、他曾在比這更壞的天氣中

飛過；二、他有自己的紀錄要保持；三、公司和顧客大眾對他運送航郵的信賴；四、「西方公司」只有將郵件準時送達才能獲得報酬等。

葛利翰起飛後不到一小時，地面人們仍聽到他在雲層中繞圈兒尋找縫隙，然而雲幕越來越厚，毫不留情，那正是數十年來最嚴酷的暴風雪之一正在醞釀。各種報告相繼來到，而葛利翰卻始終沒現身鹽湖城。「西方公司」馬上展開大搜索。

愛莉絲回憶，第二天夜晚電話鈴響起，一個極其粗魯的聲音要找西方航空的駕駛員，當回答他不在家時，那人說：「他飛機上好多應該送到目的地的流通證券，怎麼還沒送到？」她記得那人「又急躁，又無禮，而且粗暴不堪。」

起初幾天，根據報紙登載各種線索，以及特別派出搜救隊之情形。到一月十六日《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報導：「到昨夜為止，經空中、人員及馬隊等六天來不斷之搜索，仍無法找到這位三十四歲的洛城航郵駕駛員」。並謂「從未因一位駕駛員及一架飛機，而組織過如此龐大的隊伍，進行如此廣泛的救援行動，然而葛利翰神祕的降落處，仍無法找出。」

次日又報載聖地牙哥(San Diego)及河邊市(Riverside)的陸軍航空隊人員，自駕飛機來參加搜救，因為「陸軍喜愛葛利翰」。第二天報紙大字標題又是：「參加搜救失蹤飛行員的有陸軍、海軍、陸戰隊、鐵路員工……等三百五十人，另外航空公司人員四十名，都在大風雪中繼續尋覓，不獲結果不得回來。」

各地都傳來會看見信號火光，實在說，一架飛機上怎麼攜帶這麼多信號燈光。不過大家也是好意思，想幫幫忙吧。但夜航機上所帶口糧有限，該地區

葛利翰向妻女讀一來信。



其飛行紀錄簿。

\$5,000⁰⁰ Reward
Western Air Express Corporation, upon receipt of a missing report, will pay a reward of \$5,000.00 to the finder of the Air Mail Plane, Western Airlines, and the plane and United States mail service from Los Angeles, Nevada, on night of January 20, 1930, will pay to the finder of said plane, plane and mail the sum of—
Five Thousand (\$5,000.00) Dollars Reward
This offer is not an advertisement of the Western Air Express Corporation, but is a public statement of the fact that the company is willing to pay the reward.
Western Air Express Corporation
No. 6120 N. Main Street
Los Angeles, California

懸賞及報關公司美元五千賞尋導。
方葛氏及公司新報。



**40 AIRPLANES
IN SEARCH FOR
MISSING PILOT**

Army, Navy, Marine Corps, Railroads Join In Seeking Lost Flyer

**DESPERATE STRUGGLE
WAGED IN BIG STORM**

Searchers Are Ordered To Remain Out Until Some Result Obtained



「四劍客」日夜飛行欲尋找葛氏之報導。



愛莉絲所接到之趁火打劫者之電報。

越來越寒冷，假若葛氏已經摔機，這可要飢寒交迫了。

到一月二十一日，「西方航空」一名代表在無線電廣播中，向大眾保證說：「葛利翰曾飛航四十二萬餘英里，朋友們，那相當於穿越大西洋一百六十七次！同時他一向是最完美的駕駛員。」廣播怨歎天氣太壞，影響搜救的努力。但指出三軍和政府官員、石油公司和鐵路單位都派人協助搜救，「另外其他航空公司把駕駛員借給我們，如此我們自己對本區十分熟悉的駕駛員們，便可以全力放在搜救上。」

愛莉絲在戰時及這些年來的夜航中，已習慣等待葛利翰歸來，她深信信心，丈夫能平安生還。但目前只得忍耐，並要面對列隊而來協助的好心人。她聽說家裡電話被監聽，以防她丈夫已逃往國外，而試圖與她聯絡。有人開始打電話給她：有的人只要她出錢，他們就能找到葛利翰，有的自稱是具有特異功能的通靈之輩，送來地圖。有一份從奧克拉荷馬(Oklahoma)發來的電報，甚至稱突然發現一人，其貌酷似老葛，但已忘其姓名云云，經查證乃杜撰線索。

二月六日因有在礦山中工作了一個多月，首次出來的四名礦工說，曾目睹山坡上有神秘火光。於是新的搜尋隊又派出。接著二月十日，領導一支探險隊的安德森(Juan Anderson)說，他知道這位失蹤航空員的位置，因為「司蒂芮上尉(Capt. Stetson)的『無線電波機(Radio Wave)』接收到葛利翰身體之『振動(Vibrations)』」。

一家報紙說，看來葛利翰似乎被該地區的印第安人救去了。另一家報紙卻宣稱：經過一番調查發現，老葛「可能是被不法之印第安人捉去，關在荒涼的保護區。猶他州海狸縣(Beaver county, Utah)警長京森(Jules Jensen)業已率同地方團隊進入印第安人保護區搜尋」。印第安人一般而言，對旅行者素不友善，據報曾發現他們多次向低飛的飛機開槍射擊，他們恨死這些天上的飛機，因其引擎聲把野獸獵物都嚇跑了。後來愛莉絲回憶，其實印第安人反倒會幫助各處搜尋葛利翰的。

這時，報導葛氏機上載有二十五萬至一百萬美元證券股票的文章開始出現，猜測飛行員可能已遭搶遇害，飛機被燒毀滅跡了。到三月十五日「太平洋海岸新聞社」報導，恐怕葛利翰「已成為首樁航郵大盜案的犧牲者了……本日聯邦政府亦插手，派出三百人之搜尋隊，在內華達州(Nevada)荒野地區展開全面搜索。郵政局、森林局及警察單位人員亦全力投入協助。一官員們忙著回應報紙的消息，一再向社會保證郵件的安全稱：「就連航郵駕駛人員都不知道每日運送些什麼，匪盜歹徒當然更不知道了。」一名西方航空的代表報告：「郵件離場係鎖在袋中，然後郵袋再鎖入一鋼櫃中，不到鹽湖城不能打開……此次郵件共重六百九十一磅，平均每四十封航空信約重一磅，故該失蹤飛機共裝載兩萬七千份的郵件。」

葛利翰的「劍客」哥兒們，不分日夜在沿路上空搜尋，任何線索均不放過。有時在上班時間，有時竟用自己休假時間尋找。愛莉絲得到老母親協助照顧小孩時，她也飛出去助一臂之力，她的表兄亞倫(Jimmy Allen)也繼續不斷參加搜索。

暮春時節冰雪始溶，地貌顯現，如係墜機失事當可增加找到的機會。又到六月二十四日，根據愛莉絲的記載，有兩名建籬牆的年輕人，因去找釘子，看見遠處有發光閃亮的東西，他們認為那可能就是失蹤的飛機。於是立刻通知猶他州杉木市(Cedar City)。但他們在飛機殘骸附近並未發現葛氏的任何蹤跡。「西方航空」立刻派出一架飛機和一輛卡車趕赴現場，但在趕到之前，那些收藏紀念品的專家們，已將飛機殘骸拆解得精光。愛莉絲後來寫道：「所有來看見的駕駛員們，無不異口同聲稱讚降落得真好！幾乎是人力所辦不到的。」

一份杉木市的報紙將此一離城二十三哩外，等待已久的發現，說成歸功於年輕的牧羊人，並說明：「由於懸賞一百美元找到葛利翰之鼓勵……成百的男、女和小孩全準備好明天開始在附近各自的搜索。」

現場留有一些血跡，可能是葛利翰受了傷，因他曾花時間去保護郵件，不讓其留在駕駛艙中弄濕。

，又用工具試圖把引擎罩拆下來，是計畫用之做為雪橇？或想用來向空中的飛行人員反射陽光，引起注意？還是做個指示方向的箭頭？

找到飛機再次占據了報紙的頭條。不管風雪多狂暴，葛利翰保住了郵件，他沒有跳傘逃生一走了之，讓飛機墜地焚毀，他也沒把郵袋留在駕艙任其弄濕。

西岸在同一家報紙上，只給了著名女飛行家艾蜜拉伊哈（Amelia Earhart——見本刊第三八二、四二七及五八四期本欄）一英吋版面，報導其飛行時速一萬七千四百零九哩，打破世界女子空速紀錄；卻用一整版篇幅描述葛利翰如何將十三袋航郵及兩百八十九件航空快遞，全部用掛鎖鎖牢，並保持乾燥。「因此那些有價證券確保原封不動。」其他報紙雜誌稱：「連同郵件與證券等，他共保存了三十萬美元之鉅。」

不過尋找葛利翰的行動，更加緊繼續進行。均誓言不找到他絕不罷休。然而在大學展開搜索多天仍然無功之後，西方公司等便把緊迫尋覓的行動暫停下來，但一位麥當勞少校（Maj. Richard Mc Donnell）與亞倫表兄在杉木市年輕人協助下仍繼續努力。大約在離飛機殘骸一哩半之處，他們看見三棵樹的樹頂被燒掉，大家的解釋是老葛試圖發出求救信號所弄出來的。

他們繼續搜尋中，亞倫的筆記寫道，食物耗光了，一夜在荒原上靠射殺幾隻野犬，烤來當晚餐。後來他們忽然看見，野地裡有一小片約三呎高，新種的綠色麥苗。這是一大發現，因為葛利翰已成絕菸酒，為了健康常吃穀粒，顯然是他把隨身帶的麥粒，扔在雪地里而生長出來的。

到七月十六日，亞倫的筆記寫道：「又走了四分之一哩路後，我們找到一個破舊的水罐布罩。」一直走到離開飛機殘骸約六哩處時「我們繞過一條樹叢中隱蔽的溪流轉彎，終於看見葛利翰全身穿著整齊，筆直地僵坐在一條大圓木料上。」他是活活凍斃的！正如愛莉絲所說，他曾開玩笑說過：「我走的時候一定要穿上馬靴，還在服動。」

亞倫寫道：「當我把找到葛氏遺體的消息傳給

其他搜索人員時，夠諷刺而可歎的，我突然經過一間原木小屋，距離老葛僵坐處，只不過不到四分之一哩的距離而已！次日西方公司派遣一架三引擎專機，到杉木市來接運葛利翰遺體和我回到洛杉磯。」

葛利翰的葬禮在加州格蘭代爾（Glendale, CA），以基督教「信仰療疾派（Christian Science）」與「共濟會（Masonic rites）」的隆重典禮舉行。同時西方航空公司的駕駛員們再按照他們自己哀悼獻禮方式，「在空中將飛機加滿油門爬升，然後靜默地滑翔十五秒鐘，來向生死咫尺的飛行員致敬。」

論孝道

· 侯西林 ·

環顧今日社會現象，聆聽社會新聞，再看一看一般青年行為，忍不住要舊調重談，宣揚孝道理論和實踐方法，雖是老生常談，卻不得不談。

古人常說：「百善孝為先」，「忠臣出於孝子之門」。「論語也有一段話：「其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可見孝悌乃為倫理的根本。

人因懂得孝道，才為萬物之靈，如有人不明孝道，就不配做人。

只是人們大都懂得孝道，卻未必人人能善盡孝道；有些人欲盡孝道，卻已失去行孝的對象，所謂「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像現今六、七十歲以上的人，能有幾人的父母尚在身邊？而當年父母在時，因為遠離家鄉，又有幾人曾盡過孝道？

當晚，葛利翰在他熟悉的航線上和航空郵運做了最後一次飛行。但係由其摯友「四劍客」之一的凱利在駕駛座上飛行。他們飛到叢山峻嶺上空之際，凱利與傑姆士含淚將葛氏骨灰迎風撒灑，散於長空。

愛莉絲為夫君撰擬了一句墓誌銘，蒙《航空名人錄（Blue Book of Aviation）》刊出，那是：「從無一位飛行員，在其朋友和同事間得到過的尊重、讚美、關愛和欽敬，比莫里士F·葛利翰所獲得的更為豐富了。」她實在不願葛氏為世人所遺忘。（完）

年輕朋友大都父母健在，行孝雖有對象，但由於社會結構變遷，生活方式不同，或工作牽絆，能善盡孝道者並不普遍。一般老年人聚會話家常，滿意自己兒女子媳，發出讚歎者少，而感歎精神孤寂、承歡乏人者多。

今日多為小家庭，兒女成長，男婚女嫁，各立門戶，朝夕奔忙，或為下一代操持，自然無暇對長輩晨昏定省。甚至有些兒女離鄉背井，寄居異邦，一去十年八載，上焉者寄回一些「生活費」，聊表孝思；中焉者「秀才人情紙一張」，書報平安；下焉者，連家信也淡忘了。

青年人行孝道，如果父母無力自謀生活，生活上的溫飽供養絕不可少，可是今日大部分的老年人都能自食其力，尤其是退役榮民和退休公務員，政府都有適當的照顧，物質生活不虞匱乏，所需要的是精神慰藉和心靈調劑。如不從精神方面著手，物質的奉養也就失去其意義和價值。

需知，兒女對父母的奉養不是施捨，不是救濟，而是要發自內心，出於至誠的親情表現。如何善體父母心意，使老人家心情愉快，從內心和行動上，表現出對父母的關懷和尊敬，都不單是金錢和物質所能辦到的。

不管用什麼方式，只要有所表示，父母就會感到安慰。尤其是重要節日，更是對父母表達孝思孝行的重要時刻，從現在起，及時行孝吧！